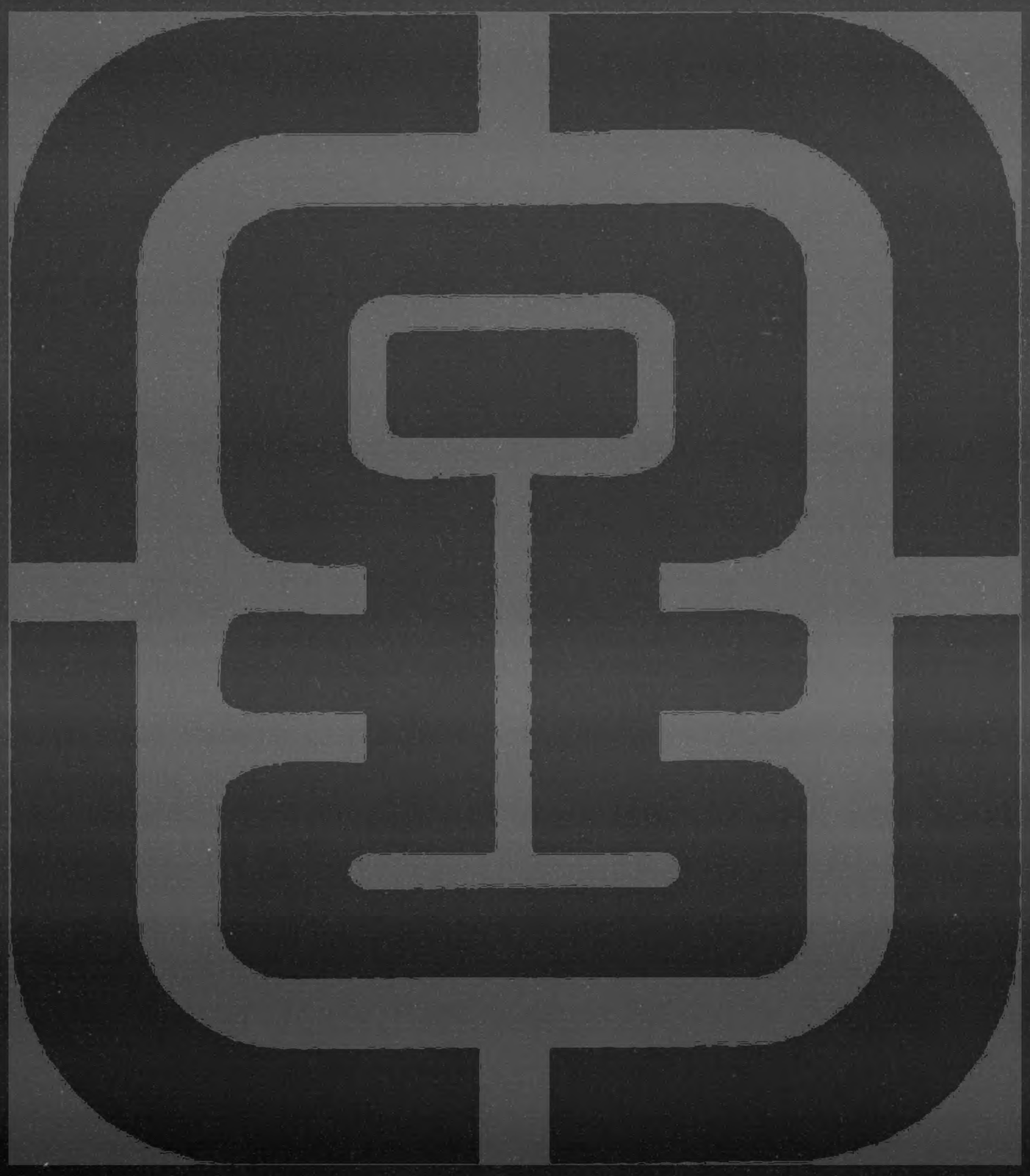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興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者也 鄭玄曰言弟子之
者皆不及仕
門而失其所
也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
閒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

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 陳群曰言閔子
騫為人上事父
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
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南容三
復白圭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
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
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可徒行

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孔子時爲大夫之後言吾從大夫之後故言吾從大夫之後是謙辭也顏淵死子曰噫苞氏曰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孰者若喪已之者痛惜之甚也再言也甚也顏淵死子哭之慟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

曰有慟乎（孔安國曰不自知之悲哀之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融曰言回自有父

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尒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也）閔子騫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剛強之貌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改作之也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馬融曰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言子路鼓瑟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也 愈猶勝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而求也爲之 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孔氏之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玄曰小愚愚直之愚也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 師

辟也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 由喭也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暖喭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 賜不受命 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羨回所以勸賜也 而貨殖焉億則屢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有此善也其於庶

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幾每能慮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慮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亦厉以不慮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孔安國曰踐猶履也言善
人雖不窮理而幸中雖富亦厉以不慮心也
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
入於聖人之奥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者
謂口無

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
莊者嚴以遠小人者也言
此三者皆可以
爲善人者也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也孔安國曰當白
包氏曰賊窮
救乏之事也
專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

曰有文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安國曰惑其）
（問同而荅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兼有牲謙
退子路務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
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也）子曰吾以汝為死
敢死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
之問（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
此二人）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

曰然則從之者與（孔安國曰問焉）

臣數而已也（數所角反）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安國曰言子雖從其父命不從君命也）

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苞氏曰子羔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祇是亦習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遽已非而不知）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安國曰魯曾參父也名點第子路魯人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子路率爾而對（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攝迫也）由也爲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也）夫子哂之（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姓讓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安國曰禮樂待君子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俟賢者謙辭也）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
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
章甫諸侯朝之服也小相謂
相君之禮者也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安國曰思所
以
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
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孔安國曰撰具也爲改之具
其志也
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
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斯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暮點之獨知時

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礼其言不讓哂由也為國以礼礼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是故哂之苞氏曰為國以礼礼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非邦也與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如之何與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相孔安

國曰赤謙言小相耳
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一日猶見歸也孔安國曰凡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

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玄曰此四者皆敬事之目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邦不怨在家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肅曰此語必敬事而後行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

國曰仁之道
莫尚乎敬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孔安國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
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
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包氏曰省視也疚病也無罪惡無可憂懼也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玄曰牛兄桓魋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雖行惡死亡我為無兄弟也）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苞氏曰君子琥惠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漸潤漬）

（以漸成人之罪非其一者非但為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融曰膚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馬融曰無此二者其德高遠人莫能及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也）鄭玄曰舊說子棘子城衛大夫也子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矣（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
猶犬羊之鞟也（孔安國曰皮去毛別者必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盍曰十一而稅謂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十一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孰誰也子張問崇德辨惑苞氏曰徙義則德崇惑解徙意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故故不豫諾也）子曰聽訟吾猶人（猶猶人也）也（言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化之在前也）子張問政（王肅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之以忠（王肅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必以信也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不違道也）子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鄭玄曰季康子魯卿諸侯之帥也）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安國曰欲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孔安

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融曰謙退之志察言觀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有謙退之志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而不自疑者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馬融曰舞雩

之下 苞氏曰樊遲有壇樹木於舞雩之處故其下可遊也曰敢
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
為善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 孔安國曰先勞於事後得報也 攻其惡毋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苞氏曰舉心之直者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 樊遲
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孔安

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
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擇於衆
曰忠告而以善道導之不則止無自
辱焉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
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
之或見厚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孔安國曰友
道所以輔成已之仁也

論語卷第六　經三千六十二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名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盜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禮義興信足以成穗何用學稼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襚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專猶獨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王肅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肅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周生烈曰謂罷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改馬融曰改所改更匡正也子曰其事也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改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改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肅曰幾近也有近一言而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

違也孔安國曰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善而無敢違之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則
一言而喪國也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玄曰莒父魯下邑也記曰
曰近者悅遠者來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爲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曰今之從政者何
（也抑亦次也可以爲次言）

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苞氏曰中者也言不得行能得其中行則欲得狂狷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而與之也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

無恒之人易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人故易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

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氏曰即就也可以即戎兵可以攻戰也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棄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也恥其祿是恥辱也
可以為仁矣馬融曰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苞難者未足以為仁也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土懷其居非士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言遜邦無道危行言遜遜順也危不可以懼言也危行不隨俗順言以遜善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孔安國曰羿

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日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殺也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言德施意於人禹稷比孔子謙不敢當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義而貴有德故
日君子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
能備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
誨之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安國曰
也

卑謹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毋叔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故鮮有敗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仲以當其理故也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藤薛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之智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馬融

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以禮樂文成也取不苟得也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文謚也公明賈對大夫公孫拔也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義其稱道嫺其不能慈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臧武仲故防大夫然也魯襄公三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邑也為後立後也魯人納請曰紇非敢害也如防使復大蒸納請曰紇非敢私請若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
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
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子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
公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兵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遂弑公子糾
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
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先入是為桓
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
管仲之仁矣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
桓公率諸侯以尊王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髮左衽之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
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
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多非死既難亦
是深嘉不死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是可謚為文也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也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也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欲禮二三子當告君不當告）

二三子往故復往也（我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以此辭語之而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

孔安國曰伯玉履而行之無為入能言之也）蘧伯玉

曰夫子何為對曰

衛大夫蘧瑗也（孔安國曰伯玉

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群曰再言使乎善其使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兽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方比方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子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賢乎或時及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
為佞也疾固也（微生畝氏姓也畝名也孔氏曰微生畝
欲行道以化人也孔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曰丘何敢為佞也疾固也（包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鄭玄曰德者謂恩惠之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德恩惠之德也）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其德也（鄭玄謂直者謂正己之德也）
道以化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道以化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也夫子貢曰夫子何為（子貢不用於世而不
知己故問為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言何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亦不尤人也）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服景伯
也告告子路於公孫子也信讒惡子路也於公孫子固有感志孔安國曰季孫惑
子路也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無罪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也吾勢能辦子路之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國曰世主莫
能用賢者去之將廢也興命也道之將行也興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國曰世主莫
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孔安國曰斯舉也其次避言
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苞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
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

接輿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闔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輿 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簣草器也有心謂欲殺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硜硜徒信己而無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 苞氏曰水深則厲衣言隨世以行己若水為厲揭揭衣也淺則以濟知其未可則當未為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末無也以已志而便議已也 所以為果也末無也以其不能解已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融曰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之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孔安國曰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病猶難也原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安國曰叩擊脚脛也脛胻也闕黨童子將命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　俎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鄭玄曰万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明日遂行在陳絶粮從

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從者弟子如曹曹不容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慍怒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濫溢為非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安國曰然非與孔安國曰問多學而識之也非與今不然邪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以知之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而治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言不可立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在車則常想見參於前在輿則若倚衡扼也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邦有道如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也包氏曰卷而懷之謂不與時改柔

順不忤於人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包氏曰物之生以為四時攝見万物之始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冕黼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華續塞耳

不仕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商使人淫亂若放當放遠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者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焉竊位貪位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不曰如之何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如之何也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也已矣者言猶無可奈何成吾

亦無如之何也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疾載言終無成也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苟氏曰矜莊也群而不黨孔安國曰黨助也相私助義之典比之也子曰君子雖衆不矜人苟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包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

包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肅曰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不能弘人也朴大者道隨大朴小者道隨小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餓勸人學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涖之則民不敬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上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以以禮然後善也子曰君子不以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以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可以大受也

而不可大受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興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融曰水大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徒往急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

也諒信也君子之人必信其道耳言不必信也

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事莫過於實是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飾之辭也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冕樂人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為師冕告之坐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姓之後風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曰夫子
季氏臣來告（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
故孔子獨發教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
孔子譏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孔安國曰蒙山在魯七百里之邦
之中矣（孔安國曰顓臾國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孔安國曰社稷之
國也）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咎於季
氏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才事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苞氏曰言當持危扶顛危者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馬融曰柙檻也櫝匱也言典守非典守者之過耶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而必為之辭（舍其貪利之言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而患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則不患寡矣小大安寧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危民

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玄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也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始於隱公至照公十一世失政死於乾公十一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因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也政逮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之子孫也仲孫氏改其氏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友善柔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面柔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時尊貴以驕恣也

樂佚遊（王肅入不知節也）佚出樂宴樂損（孔安國曰宴樂沉荒遂亡者自損之道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安國曰得貪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之命也）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不可侮之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小知故侮之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學之謂也安國通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曰此所謂好德為稱者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

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子所聞當有異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閒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孔安國曰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
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歸孔子豚也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謂孔子曰来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
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捆捆好從事日
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歲
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
以順辭免

害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
君子慎所習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賢也子之武
為惡下愚不可強使為善也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
莞爾而笑莞爾小貌曰割鷄焉用牛
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
禮樂也樂以
和人人和
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
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孔安國曰
戲又
曰）前言戲之耳（孔安國
治小而
用大道）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
兎共執
季氏宰
與陽
虎）不擾為
桓子而
召孔子
也

子路不悅曰（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
之適）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也（孔安國曰
氏之則止公山氏）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
東方故曰）
東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九三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也

佛肸召子欲往趙簡子之邑宰孔安國曰晉大夫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涅之而不黑君子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涅之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國曰子路起故使還坐也仁者愛物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

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敘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

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王所貴者乃貴珪璋之屬帛束帛之所貴者移風之禮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易俗非謂鍾鼓而已也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其安上治民也已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者

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壁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其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也言此所以賊德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馬融曰閒則傳而說之於道路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肆極意敢言也蕩放

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七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為益也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再言宰我出曰予之不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懷抱也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
無所據樂善生滋為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苞氏曰好稱說人
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之意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曰微抄也抄取也為已有惡不遜以為勇者惡徼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徼抄也抄取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遜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曰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柳下惠為士師孔安

孔安國曰荀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焉用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敬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間不得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孔安國曰祖于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往者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殆不可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耕廣

五寸二耦為耦津濟痩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言當今天下滔滔者周流之貌也適彼故曰此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人之法也已而耰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法也夫子憮然為其不達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已意而便非已也 意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孔安國曰隱居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苞氏曰丈人老者也蓧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人老者也蓧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苞氏曰丈人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朱氏曰知所荅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
反至其家丈
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鄭玄曰留
不仕無義（言以語丈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孔安國曰
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君臣之義（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苞氏曰
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
自知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
知之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
者包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
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屈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苞氏曰不復言世務也放置也置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退亦不必進唯義所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于皆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鼓方叔入于河苞氏曰鼓擊鼓播鞉武入于漢孔安國曰播搖也武入漢中也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大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周公語魯公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何晏集解九廿四章九廿五章）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安國曰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苞氏曰友如當如子夏云）

子張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泥氏曰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所亡（孔安國曰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窮之
事也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
也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
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
處其肆則事成學以立其道言百工
子學以致其道猶君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
過也小人子夏曰小人
不言其情實也子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
嚴厲也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爲厲己也王肅曰
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爲謗己也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孔安國曰
閑猶法也小
德出入可也孔安
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也
故曰出入可也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苞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
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
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
曰噫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倦故我門人
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也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
言學當以次第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人耳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苞氏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仕之難猶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及也難與並爲仁矣容儀盛而於仕

道薄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之孝也其他可能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目及父政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荀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民之離散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紂爲不善以喪天下）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孔安國曰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君子之過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武叔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孔安國曰仲尼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包氏曰七尺曰仞也）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夫子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絶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自見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爲政
立教則莫不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
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厤
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
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
舜亦以堯
命已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命禹也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
殷湯名也此

伐桀告天文也穀梁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右君也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大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苞氏曰順天帝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敢奉法有赦也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天心也朕躬有罪無以万方万方有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與也万方有罪我身之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管蔡是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苞氏曰權量斗斛也稱興滅國繼絶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之本也
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公則民說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
傳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
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衆寡小而慢也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
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刻期也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己惜
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也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
窮達之分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也

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經籍訪古志

論語集解十二卷 正平甲辰刻本

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攷道祐者足利左馬頭義氏朝臣第四子名祐氏幼失父隨母居泉州大鳥後歸釋氏改名道祐為堺浦西本願寺別院祖事見泉州志又有影刻此本者跋云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此本藏在屋代弘賢所又有一本刪去正平跋文者板今尚在日本橋千鍾房書肆又有明應板本亦模刻此本者刪去正平跋文撰以明應己未西周平武道敬重刊記 按正平甲辰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明應己未明弘治十二年也

讀書敏求記

何晏論語集解十卷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
十三卷贊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究辨也後得高
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卷與漢書傳贊適合因
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
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
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
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
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乎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
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
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
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攷之蕭
公幼時與吾曾祖侍御秀峰公同居邑之西鄉每相約入城
歸時對坐殿橋上攜象戲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歎瓦如
魚鱗他時何地受一廛著我兩人耶後竟各遂其志蕭居
城東吾祖居城西高門樟楔衡宇相望未及百年而蕭氏
式微吾祖後蘭錡依然風流未艾循覽此書回環祖德子
孫其念之哉子孫其敬之哉 按正平係日本後村上天皇年號